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清代历史演义全书

(五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## 目摇摇录

- 第七十一回摇 罪辅臣连番下诏 ..... 员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剿剧寇数路进兵
- 第七十二回摇 曾国荃力却援军 ..... 员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李鸿章借用洋将
- 第七十三回摇 战浙东包团练死艺 ..... 员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克江宁洪天王覆宗
- 第七十四回摇 僧亲王中计丧躯 ..... 猿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曾大帅设谋制敌
- 第七十五回摇 溃河防捻徒分窜 ..... 源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毙敌首降将升官
- 第七十六回摇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..... 缘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河北解严渠魁自尽
- 第七十七回摇 戮权阉丁抚守法 ..... 远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办教案曾侯遭讥
- 第七十八回摇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..... 苑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撤帘议决乾德当阳
- 第七十九回摇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..... 愿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以弟继兄旁延统绪
- 第八十回摇 吴侍御尸谏效忠 ..... 怨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曾星使功成改约
- 第八十一回摇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..... 员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中法开衅大起战争

第八十二回	摇	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	.....	员缘
第八十三回	摇	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	.....	员原
第八十四回	摇	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	.....	员猿
第八十五回	摇	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	.....	员圆
第八十六回	摇	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	.....	员圆

## 第七十一回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

摇摇却说载垣、端华两人，被奕訢饬侍卫拿下，载垣、端华道：“我两人无故被谴，究系如何罪名？”奕訢道：“你听着！待我宣旨。”遂捧着谕旨朗读道：

上年海疆不靖，京师戒严，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，筹划乖方所致。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，徒诱获英国使臣，以塞己责，致失信于各国，淀园被扰，我皇考巡幸热河，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。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，将各国应办事宜，妥为经理，都城内外安谧如常，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，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朋比为奸，总以外国情形反复，力排众论。皇考宵旰焦劳，更兼口外严寒，以致圣体违和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，龙驭上宾。朕抢地呼天，五内如焚，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，非朕一人痛恨，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。朕御极之初，即欲重治其罪，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，故暂行宽免，以观后效。孰意八月十一日，朕召见载垣等八人，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，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，俟数年后，朕能亲裁庶务，再行归政；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，令其辅弼；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，充朕师傅之任。以上三端，深合朕意。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，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，惟以国计民生为念，岂能拘守常例？此所谓事贵从权，特

面谕载垣等着照所请传旨。该王大臣等哓哓置辩，已无人臣之礼。拟旨时又阳奉阴违，擅自改写，作为朕旨颁行，是诚何心？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，此非专擅之实迹乎？纵因朕冲龄，皇太后不能深悉国政，任伊等欺蒙，能尽欺天下乎？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，若再事姑容，何以仰对在天之灵？又何以服天下公论？载垣、端华、肃顺，着即解任！景寿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，着退出军机处！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，将伊等应得之咎，分别轻重，按律秉公具奏！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，一并会议具奏！钦此。

载垣、端华听毕，便道：“恭王！你是西后的腹心，总算是亡清的功臣。灭清朝者叶赫，这句话要应验了。罢！罢！罢！我等与你同去。”当下恭王奕訢，令侍卫等牵出载垣、端华，到宗人府署，交宗令看管，即入宫复旨。西太后毕竟辣手，就命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，革去爵职，着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等，严行议罪。一面派睿亲王仁寿，醇郡王奕鼐，迅将肃顺拿问。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睿、醇两王，奉了懿旨，遂带领侍卫番役百名，出了京城，两人在途中密商，托词迎接梓宫，以便诱擒肃顺。计划已定，行了百余里，正与梓宫相遇，扈送梓宫的第一大员，趾高气扬，正是御前大臣肃顺。两王下了马，与肃顺拱手，肃顺亦下马相迎，随即由肃顺导至梓宫前，行过了礼。两王复对了肃顺，好言慰劳，肃顺正欲探銮舆消息，便问两宫皇太后及皇上安。睿亲王仁寿，说了一个“安”字，醇郡王奕鼐，独说是到了驿站，

再好细谈。三人同行了一程,已至梓宫停歇的地点,大众停住。仁寿、奕鼐,便在站中吃了晚餐,餐毕,又历数小时,各人都要安寝,惟肃顺尚与二王闲谈。奕鼐不觉起立道:“有旨拿革员肃顺!”肃顺大惊,但见侍卫番役等,已一齐进来,将肃顺按住,上了锁。肃顺喧噪道:“我犯何罪!”奕鼐道:“你的罪多得很,且至宗人府再说。”肃顺道:“哪个叫你来拿我?”奕鼐道:“奉上谕拿你。”肃顺道:“六岁小儿,何知拿人?无非是里面的那拉氏,同我作对。你等都是那拉氏走狗,她要这么,你便这么!吕雉、武曌出世,我等老臣,原是该死。”奕鼐也不与多辩,便命侍卫带着肃顺,夤夜进京。次日巳牌,便降旨道:

前因肃顺跋扈不臣,招权纳贿,种种悖谬,当经降旨将肃顺革职,派令睿亲王仁寿、醇郡王奕纯,即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。乃该革员接奉谕旨后,咆哮狂肆,目无君上,悖逆情形,实堪发指。且该员恭送梓宫,由热河回京,辄敢私带着属行走,尤为法纪所不容。所有肃顺家产,除热河私寓,令春佑严密查抄外,其在京家产,着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,毋令稍有隐匿!钦此。

是日即授恭王奕訢为议政王,在军机处行走。越二日,梓宫已抵德胜门,两宫皇太后及皇上,出德胜门跪迎,奉梓宫入紫禁城,停乾清宫。于是大学士贾桢、副都统胜保等,亟请太后训政。大学士周祖培,奏改建元年号,因原拟祺祥二字,意义重复,应请更正。当由两宫下谕,命议政王军机大臣等,改拟新皇年号。议政王等默窥慈怀,恭拟同治二字进呈。西太

后瞧这两字，暗寓两宫同治的意义，私心窃慰，遂命以明年为同治元年，颁告天下。翌日复降旨一道，其辞云：

载垣、端华、肃顺，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，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，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，但面谕载垣等，立朕为皇太子，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。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，诸事并不请旨，擅自主持，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，亦敢违阻不行。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，载垣等独擅改谕旨，并于召对时，有伊等系赞襄朕躬，不能听命于皇太后，伊等请皇太后看折，亦系多余之语，当面咆哮，目无君上情形，不一而足。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，意存离间，此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之罪状也。肃顺擅坐御位，于进内廷时，当差时，出入自由，目无法纪，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，于传取应用物件，抗违不遵，并请两宫皇太后分居召对，词气之间，互有抑扬，意在构衅，此又肃顺之罪状也。一切罪状，均经母后皇太后，圣母皇太后，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，逐款开列，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。兹据该王大臣等，按律拟罪，请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凌迟处死。当即召见议政王奕訢，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，右侍郎宝鋆，鸿胪寺少卿曹毓瑛，醇亲王奕𪚩，醇郡王奕𪚮，钟郡王奕劻，孚郡王奕杯，睿亲王仁寿，大学士贾桢、周祖培，刑部尚书绵森，面询以载垣等罪名，有无一线可原？据该王大臣等，佥称载垣、端华、肃顺，跋扈不臣，均属罪大恶极，于国法无可宽宥。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，遽以身罹

重罪，悉应弃市，能无泪下？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，实属谋危社稷，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，非独欺凌朕躬，为有罪也。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，纵使作恶多端，定邀宽宥，岂知赞襄政务，皇考并无此谕？若不重治其罪，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？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？即照该王大臣所拟，均即凌迟处死，实属情真罪当。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，尚可量从未减，姑于万无可贷之中，免其肆市。载垣、端华，均着加恩赐令自尽！肃顺悖逆狂谬，较载垣等尤甚，本应凌迟处死，现着加恩改为斩立决。至景寿身为国戚，缄默不言，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，于载垣等窃权政柄，不能力争，均属辜恩溺职。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，班次在前，情节尤重。该王大臣等，拟请将景寿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革职，发往新疆，效力赎罪，均属咎有应得。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，受其箝制，均有难于争衡之势，其不能振作，尚有可原。御前大臣景寿，着即革职，加恩仍留公爵，并额附品级，免其发遣。兵部尚书穆荫，着即革职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。吏部左侍郎匡源，署礼部右侍郎杜翰，太仆寺卿焦佑瀛，均着即行革职，加恩免其发遣。钦此。

是旨一下，即派肃亲王华丰、刑部尚书绵森，往宗人府逼令载垣、端华二人自杀。又派睿亲王仁寿、刑部右侍郎载龄，至宗人府拿出肃顺，至午门监斩。三人临死时，都痛骂西太后及恭王奕訢。肃顺越骂得厉害，索性连西太后历史背了一遍，

方才就刑。三人已死，盈廷大吏，哪个还敢违忤母后？遂于十月甲子日，六龄幼主，在太和殿重行即位礼，受王大臣等朝贺。十一月朔日，奉两宫皇太后，在养心殿垂帘听政。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，皇帝在弘德殿入学读书，特简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隽藻、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、工部尚书倭仁，并翰林院编修李鸿藻授读。嗣是清廷政治，都由两宫太后主张，慈安后本无意训政，垂帘后不过挂个名目，万事都是慈禧专断，慈安坐受其成。慈禧后煞是英明，用人行政，多有特识。东南军务，专责成两江总督曾国藩，令他统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并浙江全省军务，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，悉归节制。这般重大的责任，自清朝开国以来，连皇亲国戚，都没有受此异数。国藩是个汉员，独邀朝廷重眷，岂不是慈禧太后的慧眼么？

是时湖北巡抚胡林翼，自太湖还援湖北，收复黄州、德安等处，积劳成疾，得咯血症，竟病歿武昌，遗疏荐李续宜为代。朝旨即命续宜为湖北巡抚。曾国藩以辖地太大，恐怕疏忽，特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，奉旨令左宗棠赴浙剿贼，浙省提镇以下，均归左宗棠调遣，岂不是慈禧后的从谏如流么？

只安徽知府吴棠，经慈禧垂帘后，累次超擢，不几年竟授四川总督，这是未免私意。然古来漂母一饭，韩信犹报千金。慈禧幼年，受过吴公的大德，知恩报恩，乃是慈禧后的厚道，不足为怪。圆明园内四春娘娘，后来竟不知下落，或说是发放出宫，或说是被慈禧处死，大约处死一说，不足为据。汉朝人彘，唐室醉姬，言者惨鼻，独清宫恰未闻有此惨剧，也总算是慈禧的好处。

话休烦絮。且说曾国荃克复安庆，满拟沿江而下，直捣江宁，只滨江两岸各要隘，驻扎的长毛，尚是不少。国荃会同杨

载福水师,节节进剿,连克敌垒。长毛酋忠王李秀成、侍王李世贤窜入江西,复陷瑞州,国藩飞檄鲍超赴援。鲍超兼程驰去,前面悬红绫丈余,中间大书一“鲍”字,沿途经过,长毛望见“鲍”字旗帜,即纷纷逃去。秀成、世贤还想与他对敌,无如部众胆落,一战即溃,被鲍超连破七十余营,驱逐出境。江西又报肃清。

国荃闻江西已平,上游安靖,遂与国藩会商,进攻江宁。国藩恐兵勇不足,令国荃回至湖南添募乡勇。奉旨赏国荃头品顶戴,任浙江按察使。授鲍超浙江提督,恰是令他援浙的意思。浙江自张玉良收复后,长毛仍四扰不休,且因和春兵溃,苏、常相继沦陷,江浙交界的嘉兴县,至此也遭殃及。玉良率兵往援,连战不利,退入杭城,属县多失守。李秀成、李世贤又自江西入浙境,攻陷严州。玉良复自省城出剿,总算将严州克复,秀成等窜至湖州,城绅赵景贤,募集团勇,一阵击退。李世贤走入江西,李秀成走入安徽。世贤被左宗棠击败,秀成被鲍超杀退,两人仍窜入浙境,复陷严州及金华,顺道浦阳江,从临浦镇攻萧山、诸暨,势如破竹,进据绍兴,转攻杭州。是时浙江巡抚,已改任王有龄,坚守两月,援绝,乃啮指写成血书,飞至安徽乞援。国藩注重江皖,不愿分师,唯促左宗棠由赣赴浙,左军未入浙境,省城已是不支。张玉良师至江干,又被长毛列炮击毙,城内粮尽援绝,遂致失守。巡抚王有龄、将军瑞昌及总兵饶廷选,一概死难。

国藩闻浙江被陷,自请严议,诏从豁免,反授他协办大学士职衔。并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,令与曾国藩统筹大局,亟图补救等语。国藩感激异常,越思竭力报效,适朝旨因杭城陷没,淞沪戒严,饬国藩派员防剿。国藩物色人材,又保举一员

大人物,看官道是谁人?就是后来的傅相李鸿章。鸿章字少荃,安徽合肥县人,道光年间进士,曾任福建省道员,国藩闻他多才,招为幕宾,尝疏请简于江北,兴办淮扬水师,事未果行。至是因政府旁求将帅,遂荐他才大心细,劲气内敛,堪膺封疆重寄,奉旨报可。国藩即令鸿章回募乡勇,照湘军成制,练淮徐兵丁。又选湘军名将程学启、郭松林,做他帮手。鸿章初出茅庐,悉心训练,遂组成乡勇一大队,称为淮军,作湘军的后劲。二月,鸿章率淮勇至安庆,国荃与弟国葆,亦率湘勇驰至,于是统辖东南的曾大帅,显出生平绝大的抱负,调遣精兵猛将,分路出剿,进攻江宁的兵马,归国荃统带,佐以杨载福、彭玉麟二路水师,规取江苏的兵马,归李鸿章统带,佐以黄翼升的水师,恢复浙江的兵马,归左宗棠统带,另调广西臬司蒋益澧,率所部至浙助剿;庐州一带,归多隆阿剿办;宁国一带,归鲍超剿办;李续宜已调抚安徽,颍州一带,归他戡定。数路大军,统由曾大帅节制。余外还有淮上的袁甲三,扬州的都兴阿,镇江的冯子材,虽未经曾帅调遣,亦由曾帅统筹兼顾。正是马援聚殿前之米,张华推局上之枰,金帛分颁,铁骑四出,眼见得太平天国,要保不住了。

国藩驻节安庆,居中指挥。军书旁午,捷报飞传:都兴阿获胜天长,左宗棠克复遂安;曾国荃、国葆,会合水陆各军,一破长毛于荻港,再破长毛于望城岗,三破长毛于铜城闸,拔巢县、含山县、繁昌县及和州,乘势夺西梁山,复太平府城。彭玉麟入金柱关,袭据东梁山,收复芜湖县,与国荃合逼江宁。

多隆阿进攻庐州,击败四眼狗陈玉成,缘梯登城,玉成遁去。玉成为太平天国名将,至此被多军击走,日暮途穷,往依练总苗沛霖。沛霖系安徽凤台县人,尝为团练头目,时人叫他

苗练，颇有威名。太平天国诱他叛清，畀以封爵，旋由清副都统胜保，招抚沛霖，奏擢道员。沛霖首鼠两端，居心叵测，适胜保复出驻颍州，沛霖感胜保荐擢，遂诱四眼狗入城，出其不意，把他捆住，并将他家眷部属，尽行拿下，解送颍州胜保营。胜保劝降，玉成不从，乃槛送京师，有旨令在河南卫辉府伏法。只玉成妻很有姿色，中胜保意，留住营中，作为侍妾。妇人家水性杨花，有几个晓得贞烈？昨日偶玉成，今日偶胜保，总教是个有情男子，就是袍衾与裯，亦所甘愿。胜保怜她秀媚，非常宠爱。后来苗练复叛，胜保被逮，连侍妾押解过河，为德楞额所见，说是陈玉成贼妇，不得随行，将侍妾轧住。其实德楞额也爱他美色，截住这个淫妇，自己受用去了。

玉成既死，楚皖间遂没有剧寇。鲍超又攻克宁国府城，走太平辅王杨辅清，降其将洪容海。曾国荃亦连克秣陵关、大胜关，进驻雨花台，距江宁城仅四里。分军与国葆，留屯三汊河，江东桥一带，傍水筑垒，输通饷道。好一座金陵城，至此既失了皖南的犄角，复受水陆各军的围困，洪秀全焦急万状，亟促李秀成、李世贤还援。两李未至，国荃军忽遭疾疫，病的病，死的死，国藩令国荃退守。国荃执意不允。忽报李秀成率苏、常悍党二十万人，还救江宁，要去攻扑国荃大营了。国藩闻警，亟奏请另简大臣，驰赴江南，有“分重大之责任，挽艰难之气数”等语。旋奉上谕，节录如下：

朝廷信用楚军，以曾国藩忠勇，发于至诚，倚以挽救东南全局。今疾疫流行，将士摧折，深虞隳士气而长寇氛，此无可如何之事，非该大臣一人之咎。意者朝廷政事多阙，是以上干天和，我君臣当痛自刻

责,实力实心,勉图襁救之方,为民请命,以冀天心转移,事机就顺。刻下在京,固无可简派之人,环顾中外,才力气量,如曾国藩者,一时实难其选。该大臣素尝学问,时势艰难,尤当任以毅力,矢以小心,仍不容一息少懈也。钦此。

国藩接旨,知京中已无意发兵,飞檄调苏州程学启军、浙江蒋益澧军,驰救国荃大营。怎奈接得复书,都说军务吃紧,不能应命,竟令这足智多谋的曾大帅,弄得无法可施。正是:

帷幄方闻成算定,疆场可奈寇氛深。

究竟国荃大营,果被长毛陷没否,看官不要性急,续阅下回自知。

载垣、端华、肃顺,非无可杀之罪,但为抗争垂帘事,骤置重辟,则未免冤诬。母后临朝,历代所戒,至若两宫垂帘,尤为历代所未有。即谓嗣主冲幼,专贵从权,究不得因故旧谏诤,横加诛戮。本回迭录谕旨,正以明三人罪案,无非为抗争垂帘而致。且谕中有两宫皇太后将三人罪状,面谕议政王、军机大臣,是所谓罪状者,俱出皇太后之私意,慈安本无意构成此狱,主其事者,实为慈禧,哲妇固可畏也。独信用曾国藩,实为慈禧之卓识,畀以重任,言听计从,卒能削平大难,戡定东南,清之不亡于洪氏,慈禧与有力焉。然吾闻狄仁杰姨卢氏云:“吾止有一子,不愿使

事女主。”令曾公闻之，得毋为之汗颜乎？若以剿灭长毛，目为汉贼，吾尚无取此说云。

## 第七十二回 摇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

摇摇却说曾国荃进攻江宁，长毛酋李秀成率众驰援。国藩恐其弟有失，檄江浙军助剿，许久不至。此时江宁及苏浙三处，都在血战的时候，小子只有一枝笔，不能并叙，只好先接着上文，叙述国荃对敌事。国荃兵不满万，合杨、彭两路水师，尚不满二万人，加以瘟疫盛行，死亡相继，正危急得了不得，突闻李秀成带了数十万长毛，自苏、常到来，国荃誓众固守，预浚营壕，坚筑壁垒，准备抵敌。布置才毕，秀成已经驰到，麾众猛扑。国荃坚壁勿动，秀成不能入，乃结成营垒二百余座，围住国荃营。国荃昼不得安，夜不得眠，只指挥三军，竭力堵御。秀成令部众更迭进攻，前队不胜，后队继上，后队不胜，前队复上。无如国荃真是能耐，恁他如何攻法，总是守定营盘，一动都没有动。接连十昼夜，彼此未曾休息。到第十日早起，炮声陡发，山鸣谷应，震得营盘都摇摇不定。国荃部将倪桂丞率军堵截，突来了一颗炮弹，滴溜溜滚将下来，扑的一声，弹丸炸开，遍地都是火星。倪桂被火触着，立即倒毙。军士汹汹道：“这是开花炮！这是开花炮！”言未绝，国荃已怒马直出，把首叫开花炮的人，一刀削去脑袋，竟上前亲当炮弹。恰值第二个炮弹又至，国荃将手中令旗对弹一拂，那弹堕入壕中，偏偏不炸。军士瞧着，才知开花炮弹，也不是个个会炸的，胆气一壮，自然向前。国荃下令，用火箭火球，飞掷出去，长毛倒死了不少，只是抵死勿退。次日，天气阴沉，间以微雨，开花炮越发没效。一连下雨好几日，长毛用枪来攻，国荃令军士持枪还击，相持之下，国荃面上受了一粒弹子，血流交颐，他忍着痛，益向

前督战,军士见主帅如此奋勇,自然努力效死。到第十六日间,李世贤又自浙赶来,拥着无数人马,来助秀成,望将过去,差不多有十数万,一到壕外,就来猛扑。这时候,曾营里面,已是九死一生,逃又没处逃,躲又没处躲,索性拼去了命,与长毛死斗,杀了两昼夜,方得稍稍休息。除已死的军士外,也没一个不汗透重衣,腿臂麻木,解开战袍,有重伤的,也有轻伤的,国荃亲与将弁裹创,将弁又与部下裹创,指臂相联,痛痒相关。因此人人感德,个个齐心。天,长毛反不甚起劲,似乎有些懈怠的样子,国荃向众将道:“此必有诈,须格外小心!”果然到了次晨,一声怪响,土石上飞,壁垒坍去数丈,长毛逾垣而进,前仆后继。国荃亟命将士乱掷火球,夹以枪炮,足足支撑了三个时辰,方将进来的长毛,击毙了几千名,缺口亦堵塞完工。长毛又白费心思,懊丧回营。嗣后长毛仍暗开地道,私埋火药。国荃分军为三,一军专务防堵,一军增筑内墙,一军专伺地道。长毛掘地洞七处,都被曾营发觉,抢险塞住。长毛已自心灰,守兵尚有余力,国荃竟开壁出战,鼓号一响,如潮冲出,长毛见了,无不失色。当下被国荃冲破营盘十余座,斩首数百级,方才回营。长毛见曾营难下,分兵去截饷道。饷道系国葆保护,早已防得严密,只国葆也遭时疫,寒热交乘,此时力疾从公,强起督战,与长毛打一仗,胜一仗。国荃复分军接应,又将长毛杀退。自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九日起,直至十月初四日,共计四十六天,国荃目不交睫,衣不解带,与长毛相持,愤恨已极,军士也怒气填胸。初五日黎明,长毛又来环攻,国荃率全营军士,开壁出来。这次比前次厉害,真是一当百,百当千,千当万,踏破敌营数十座,长毛望风披靡,好像瓦解土崩一般,秀成、世贤支持不住,分途溃去。国荃大营之围始解。这是湘军

第一场恶战。

曾营内的将士，犴目髭面，皮肉几尽，国荃亦疲惫不堪，国葆竟一病不起，于十一月十八日卒于军。国葆字季洪，易名贞干，系本籍诸生，从军后累战有功，晋同知衔，此次复擢升知府，因积劳病歿，由李鸿章奏请逾格优恤，特旨照二品例饰终，予谥靖毅，敕建专祠，宣付史馆立传。

这且按下。且说李鸿章带领淮勇，正拟出发，适江苏绅士钱鼎铭、潘馥等，备银十八万两，至皖迎师。鸿章遂乘了便船，与程学启、郭松林诸将，同抵上海。上海系各国通商码头，与苏州相近。长毛既据苏州，并欲东图上海。苏松太道吴煦，联合英法各军，设立会防局，分头防御。美人华尔，出守松江，连破长毛，尤为出力。及鸿章至上海，部下各兵，统是衣冠朴陋，不禁大笑。鸿章道：“兵贵能战，不在华美，待吾一试，笑也未迟。”忽有吴县诸生王韬求见，由鸿章召入。王韬献计道：“此处大吏屡借洋兵攻敌，愚意以招募洋兵，人少饷费，不如令本国壮勇充数，只雇洋人教练火器，自可收效。”鸿章甚以为是。王韬去后，道员吴煦进谒，鸿章便问洋将优劣。吴煦道：“英国水师提督何伯，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，统愿帮助中国，但他是外国舰长，不受我国驾驭，最好是美人华尔，他是获罪本国，逃匿上海，经吴某与美领事商洽，替他洗刷罪名，代我教练洋枪。他已死心塌地，为我出力，若招他练兵，必无变志。”鸿章大喜，便命吴道台檄调华尔。不到二日，华尔驰至，鸿章好言劝勉，令他竭诚练勇。华尔一口应承，遂募乡勇三千人，归华尔督练，叫作常胜军。

适朝旨命鸿章署理江苏巡抚。鸿章初受兵事，兼辖疆圉，遂令参将李恒嵩，会同华尔，并联络英法兵，攻克嘉定、青浦二